



## 觀無常

◆ 文 / 林俊龍 慈濟基金會醫療志業執行長

清楚記得，七月十六日那一天，忽然間沿著左腿一直往下痛起來，痛到無法形容。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疼痛突然來襲的經驗，二話不說，立刻找骨科醫師陳英和院長討論。

陳院長建議照MRI，一看原來是椎間盤凸出，且凸出的太嚴重導致某一段椎間盤破損，碎片壓到左邊的神經，才會造成腿部疼痛不已。經過一番解說，我也查閱了相關資料，造成這個病症的原因有很多，不過最主要因素是我長時間「虐待」自己的脊椎和椎間盤，忽略了正確的姿勢，加上體重的壓迫，所以撐到那一天，椎間盤提出嚴正的抗議，不光凸出來，還破裂壓到旁邊的神經。這也許是好事吧，用最高級數的疼痛提醒身體的主人，要趕緊處理。所以，我隔天就辦住院接受手術。

經過此次的住院手術，我有很深很深的體會。第一個體會是人生無常；原本身體健康硬朗、好好的一個人，問題說發生就馬上發生。第二個體會，是醫病之間信任關係的重要。因為我信任陳院長的判斷，他說應該要立刻開刀，我馬

上接受。當機立斷，不需要遍訪醫學中心、名醫、第二意見，不去尋找其他的保守療法，不用求神問卜等種種可能會耗費時間，耽擱病情的過程。我從自己的例子，體會醫病關係的經營，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一個醫師能夠得到病人的信任，那麼，對病人的疾病恢復也會很有幫助。要不然熱敷、超音波、牽引治療，幾個禮拜後仍然需要開刀的話，豈不是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？

當我躺在手術檯上等待手術時，無法躺平，只能側躺，眼睛「橫看人生」，雖然是熟悉的環境，開刀房、醫生、護士，角度一變，怎麼看都跟平常不一樣，很有趣的體驗。

接下來要麻醉了。雖然我是病人，躺在床上，還是一邊跟準備幫我麻醉的陳宗鷹主任聊一下，我好奇地問他：「現在麻醉用什麼induction（麻醉藥劑）？」，陳主任回答：「Propofol（麻醉藥物名稱）。」，才聽到這三個音節的英文藥名，我就失去知覺，不記得了。醒來時，人已經在恢復室。手術已經完成了。

記得學生時代，麻醉科才起步，那時是用紗布摀住病人的嘴，開始一滴一滴的滴乙醚上去，等著讓病人失去感覺，只是萬一環境裡通風不良，病人還沒被麻醉，醫師自己先吸飽就昏倒了。現在說起來有趣，不過，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親身體驗慈濟醫療，先感受到科技對病人的幫助，前一天的檢查經驗也是。爲了確診，陳院長讓我去照了脊椎的X光，加上核磁共振電腦掃描(MRI)，檢查做完，馬上從電腦裡清楚看到椎間盤的病灶，在第幾節腰椎、受損情況等等，一目了然，醫生得以迅速正確的診斷。而在數十年前，這個疾病，萬一照背部X光看不出來，必須在背後脊椎處注入顯影劑，靠脊髓攝影檢查(myelogram)，又痛又耗時，檢查完後還得平躺好幾個小時。

還有手術用的無影燈、各種器械設備，傷口小而美的微創術式，手術時間縮短等等，一再讓我讚嘆現代醫療的進步。

而慈濟醫療的人文，我也感受到了。開刀房的溫度都設定得比一般室溫低；我可以理解，因爲研究顯示低溫能降低空氣中各種細菌的活性，降低手術中感染機率，而執刀醫師在手術時常常忙得汗流浹背，所以溫度也不宜高。不過身爲病人的我，穿著一層薄薄的手術衣，一被推進開刀房，就冷得全身發抖。沒想到，開刀房護士很快遞給我一張加熱過的被單，暖呼呼的。他們不知道，我

的心裡更是暖和，還替慈濟醫療同仁的服務覺得驕傲，大家是這麼的溫馨親切。我生平第一次住院開刀的經驗，收穫良多；手術過程需要麻醉科、骨科、加護病房的團隊配合運作，大家提供了高品質、專業、親切的醫療服務品質，從病人的眼光評價，我很滿意。

手術後第二天就能夠下床走路，接著很快就出院了。醫師叮嚀我，手術後三到六個月不能提重物，而且乖乖地配合穿戴護腰，讓受傷的肌肉休養、復位。現在的我，爲了好好愛護脊椎，開始調整工作模式，工作時，不要太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，運動的選擇也要改變。最重要的，要「正襟危坐」，坐姿端正、背脊挺直，不翹腳。

八月初，眼看南臺灣災情越來越嚴重，新聞報導呈現一幕幕淤泥高過人身，國軍、志工師兄師姊都埋首救災，我實在很想立刻下去捲起袖子幫忙清理環境。而後，慈濟六院的同仁都投入救災，也設立醫療站、義診……雖然不能提重物，我決定還是可以去盡一分力，所以，就立刻加入醫療團隊，踩在泥濘、積水未退的路上，一起去把家庭醫藥包送到需要的人家手上。

身體這個小乾坤的四大不調，結果是健康受影響，宇宙大乾坤的地水火風四大不調，顯現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天災。當無常來臨時，最好的方式就是，念念虔誠，日日精進，步步踏實，付出不忘感恩。

